

审美反省判断力的界限结构

陈 扬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奠基人,其著作《判断力批判》在阐释认识论、伦理学的基础上,对人的审美判断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康德于《判断力批判》中所确立的反思性审美判断之界限架构,构成了其对审美经验与价值证成进行哲学透视的核心维度。该论说植根启蒙思潮,试图通过剖析人类感知机能的复杂性,赋予审美判断以普遍性诉求,从而有力回应了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关于“趣味主观性”的理论预设。这一理论范式解构了审美趣味全然私域化的迷思,主张审美判断得以凭借人类先验官能的共性而通达某种“共同感”。康德申明,审美反思的界限生成实则交织了主体旨趣、文化传统与鉴赏素养的交互作用,揭示出审美裁定乃是主观情感与准客观标准间的深度博弈。在其论域中,判断力对美之定性的中枢效应昭然若揭:个体偏好虽受制于异质性经验,却必然受某种超越私人意见的、具规范性的公共审美尺度所统摄。

[关键词]审美反省判断力;界限结构;快适;崇高;自然与自由

[作者简介]陈扬(2003—),女,浙江杭州人,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硕士,研究方向:西方美学、文学理论。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202001>

[中图分类号] B516.3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康德哲学一经产生,就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掀起了一股旋风,波及哲学、宗教、政治、艺术和科学的各个领域。康德美学并非味觉理论或感官愉悦论,其哲学意义在于作为康德批判体系中设定边界的机制。反思性审美判断的正当性并非源于生产确定性知识或道德规范,而是通过建立结构化的排斥与限制领域,在自然与自由之间进行调和,避免沦为任一领域的附庸。将《判断力批判》置于康德三部《批判》的宏大架构中,着重阐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调和难题。此外,针对将审美判断简化为主观感受或等同于道德评价的流行解读,将康德对不同愉悦形式的区分视为界定审美判断范围与边界的系统性策略。由此观之,快适、美、崇高与善的区分不仅具有分类意义,更构成了反思性判断自主性的本体论基础。

一、历史渊源深厚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尤其是其关于审美判断的系统论证,深深植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语境之

中。启蒙哲学以理性、自主性与经验为认识世界的核心原则,而18世纪的美学讨论则普遍受经验主义支配,将审美趣味理解为依赖个体感受的主观偏好。以大卫·休谟为代表的思想家强调“趣味无争辩”(no disputing of taste),认为审美判断缺乏普遍有效的标准。康德正是在回应这一理论困境的基础上展开其美学批判:一方面,他继承并深化了启蒙思想对理性能力的反思;另一方面,又在其1770年的《就职论文》中奠定了后来“批判哲学”的基本立场,即知识并非单纯源自感性经验或纯粹理性,而是二者在先天形式与概念框架中的综合。在《判断力批判》的“美的分析论”中,康德进一步提出,审美判断虽以主体的愉悦感受为基础,却并非任意的主观意见,而是一种不依赖概念却要求普遍赞同的反思判断,其根据在于人类认知能力之间的自由合目的性协调。与此同时,康德通过对“崇高”概念的阐释,将审美经验提升至与理性理念和道德自觉相关的层面:崇高并非源于感性形式的和谐,而是通

过自然之伟力或无限性激发主体意识到自身理性与道德自由的超越地位。由此,《判断力批判》不仅在美学领域中调和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而且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构建了一种将认知、审美与伦理统一于人类理性结构之中的哲学框架,使其成为启蒙哲学向德国古典哲学过渡的关键环节。

在此理论背景之下,康德关于审美判断的核心概念为其在当代认知框架中的重新阐释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尤其是其“反思性审美判断”理论,为将审美经验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运作过程奠定了哲学基础。现代认知研究往往将心理活动概念化为信息处理的形式,并借助“计算机类比”来说明心理状态与物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前者类似于软件层面的机能的自由架构,后者则对应于硬件层面的物质载体。在这一视角下,审美判断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主观感受,而是一种涉及感官输入、情感反应与认知评估之间复杂交互的动态过程,这一点与康德所强调的“无概念却具合目的性”的反思判断力形成了方法论上的呼应。进一步而言,当代研究通过对审美经验多维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审美价值与情感效价之间的系统关联:例如,分析—语义价值主要体现为唤醒感、愉悦感与惊喜感的协同变化,而传统审美价值则作为相对独立的维度,与积极情感取向密切相关。这种分析并未否定康德关于审美判断“主观普遍性”的主张,反而从经验层面为其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区分的快适、美与善三种判断形式,得以在当代认知语境中被理解为感性满足、形式鉴赏与实践理性之间的不同评价机制,从而凸显出审美判断在连接情感经验、认知结构与价值判断方面所具有的中介性功能。

二、反思性审美判断及其构成维度

(一)反思性审美判断的认知结构

将反思性审美判断解构为一种信息表征与整合路径,旨在提供一种方法论层面的范式重构,而非对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心理学还原。此视域的核心逻辑在于:审美裁定绝非对客体属性的机械映现,而是多维心理功能协同运作的动态生成景观。援引当代认知机能类比,物理载体与心理表征的关联可映射为硬件架构与逻辑程序的平行映射:感性杂多被视作输入端的初始表征流,而先验官能结构

则行使对该信号流进行序化、过滤与权重配置的功能。基于此逻辑,审美愉悦并非简单源于感官刺激,而是滥觞于感性输入与反思性评估机制之间的高阶互动。

从康德的立场来看,这种“信息处理”并不等同于概念性规定。反思性判断恰恰发生在概念尚未给定、理解力无法立即统摄感性杂多的情形之中。审美判断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将感性材料纳入确定的认识范畴,而是通过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自由合致,使主体在无概念的情况下体验到一种合目的性。这种合目的性并非对象的客观属性,而是一种主体内部的信息协调状态。因此,审美判断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信息整合机制:它不追求确定性输出,却通过内部结构的协调生成可交流的判断形式。在这一框架下,审美经验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情感反应,而是一种具有结构深度的心理事件。感官刺激并不会直接决定审美价值,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主体如何在反思性判断中组织这些刺激。由此,信息处理视角不仅有助于揭示审美判断的动态性,也为理解其非概念性与非功利性提供了新的理论入口。

(二)审美经验的多维结构

在反思性审美判断中,审美价值并非单一维度的属性,而是由多重评价层面共同构成的复合结构。审美经验的复杂性体现在不同价值维度之间的张力与协同之中。以分析—语义价值为例,该维度主要关联于主体对形式结构、意义潜能以及认知新颖性的感知,其情感效应表现为唤醒感与愉悦、惊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与乏味感形成负相关。这表明,审美经验并不只是情绪的强度变化,而涉及对复杂结构的理解与期待的不断调整。与之相对,传统审美价值更直接地与积极情感状态相关,例如愉悦、满足与和谐感。该维度并不强调认知张力,而侧重于整体感受的稳定性与整合性。两种价值维度的并存说明,审美判断并非简单的情感反应机制,而是一种将认知复杂性与情感效价统一于同一经验中的综合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情感不再是判断的附属物,而是审美判断得以成立的必要维度。从康德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多维结构恰恰揭示了审美判断区别于认识判断与道德判断的独特位置。审美判断既不追求概念上的真理,也不直

接导向实践上的善,而是在情感效价与认知活动之间形成一种平衡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主体体验到“无利害的愉快”,即一种既不指向占有、也不服从道德命令的情感形式。因此,审美经验的本质并非某一特定情感,而是多重评价机制在反思性判断中的协调结果。

(三)愉快、美、善的结构区分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反复强调,审美判断虽然建立在主观感受之上,却始终伴随着对普遍有效性与必然性的诉求。这一特征构成了审美判断最具张力的理论难题:如何在不依赖概念与规则的前提下,仍然要求他人的赞同?康德对此的回答并不诉诸经验统计,而是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愉快,揭示审美判断在主体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这一框架中,康德将表象与苦乐感的关系区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快适、美与善。快适直接关联于感官满足,其愉快根植于主体的生理或心理需要,因而本质上是私人性的,无法要求普遍同意。善则建立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其价值来源于道德法则的规定性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并非审美性质。美恰恰位于二者之间:它既不依赖感官欲求,也不服从道德概念,而是在反思性判断中引发一种无利害的爱。

崇高在此结构中进一步凸显了审美判断的界限意义。与美不同,崇高并不产生和谐的愉快,而是通过想象力的受挫迫使主体意识到理性的超感性维度。由此,崇高并未将审美判断转化为道德判断,而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指向道德能力的存在。正是在美与崇高的区分中,审美判断的普遍有效性获得了其独特形态:它既不是感性的普遍性,也不是道德的必然性,而是一种建立在共同认知结构之上的可要求性。通过对快适、美与善的三重区分,康德不仅澄清了审美判断的边界,也确保了其在自然与自由之间的中介地位。审美判断之所以具有哲学意义,正在于它通过严格的结构划分,使主体能够在不越界的前提下,体验到自由的可能性。

三、边界结构

反思性审美判断的边界结构,在康德美学理论中,是理解个体如何界定美,并在主观趣味与公共可理解性之间建立桥梁的核心概念。探究鉴赏的普遍有效性就是对鉴赏判断之可能进行先验的解

说,而作为一种先天综合判断,鉴赏判断需要通过直观与情感的关联获得自身之可能。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判断既不同于认知判断的概念判定,也不同于道德判断的实践规范,而是一种依赖于自由游戏感性直观与理性知性之间和谐互动的反思性活动。这一边界结构并非静态,而是个体在心理、文化与技术条件交互作用下生成的动态平衡机制。它使审美经验既保持主观自由性,又在社会交往和文化语境中展现可验证性。边界结构的复杂性在于,它同时承载了心理机制、文化传统和技术理解三个维度,使得反思性判断既是个体化的心理活动,又具备跨主体交流的可能性。

(一)影响因素析释

反思性审美判断的边界结构受到个人趣味、文化影响与技术能力的多维度制约与塑造。首先,个人趣味是审美判断的起点,也是其主观维度的体现。康德指出,趣味的判断具有无利害意向性,即其愉悦并非出于功利目的,而是源于感性直观与理性知性在形式上的和谐。因此,趣味不是随意的偏好,而是一种经过经验累积、并在想象力自由运动中形成的选择性倾向。例如,一个长期接触巴洛克艺术的人,能够敏感地辨识透视、光影及节奏的复杂运用,从而在面对新作品时产生精细化判断。这种能力不仅依赖感性经验,更依赖对艺术规律的隐性理解,使主观趣味呈现出可与他人交流的结构性质。文化背景对审美判断的边界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社会文化提供了符号体系、价值框架与传统标准,塑造个体对美的认知前提。康德强调,审美普遍性期待要求判断者在表达美感时隐含对他人认同的期待。不同文化对艺术形式的重视不同,例如东方水墨画强调留白的虚实对话,而西方古典绘画则注重透视与对称比例,这种差异并非个人偏好所能涵盖,而是深植于文化符号与集体审美经验之中。因此,文化影响不仅塑造个体的趣味,也构成了边界结构的公共维度,使审美判断在个体化自由与文化可理解性之间获得平衡。感性修养在界限架构中扮演了中介与深化的角色。主体对形式律动、媒介特质及表现张力的敏锐体察,促使审美判断跨越原始的感官偏好,升华为具辨析性的反思维度。例如在建筑或电影评价中,掌握空间布局、叙事节奏及色彩心理学的个体能够辨析作品的形式

目的性与情感表达的契合度,从而形成更全面的审美判断。康德申明,即便反思性判断拒绝预设概念的统摄,但审美的教化过程赋予了主体某种形式触觉,使得鉴赏活动在保持纯粹自由的同时,亦通达了某种经验性的精微境界。

(二)判断力之作用

判断力是康德美学体系中维系边界结构的核心心理机制。它不仅调节感性直观与理性知性的互动,也是反思性审美判断能够在主观自由与公共交流之间生成可验证性的关键。康德区分认知判断与审美判断:前者追求真理或道德规范,后者追求形式与情感和谐,但其目的性并非依赖实际功利,而是通过自由游戏使想象力与知性达成统一。换言之,判断力使审美判断超越个人偏好,形成能够被交流和理解的审美评价。

判断力在边界结构中的作用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它调节主观经验与形式规则之间的张力。虽然趣味源自个体感性经验,但判断力促使这种趣味能够在公共交流中呈现可理解性,从而体现康德所称的“普遍性期待”。例如,在评价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时,个体不仅依据个人情感反应作出判断,同时通过对结构、风格与主题的分析,使判断具有逻辑一致性与跨主体认同的潜力。其二,判断力赋予个体处理复杂艺术信息的能力。艺术对象往往包含色彩、线条、节奏、象征意义等多重形式元素,而判断力能够使人进行综合评估,而非单凭直觉或习惯经验作出片面评价。这种能力体现了审美判断的认知性特征,使反思性参与成为可能。可以说,判断力不仅是心理活动的基础,也是边界结构中的协调机制。它使个人趣味、文化语境与技艺知识在审美实践中得以协同运作,从而在自由创造与公共可理解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通过判断力的调节,审美经验实现了从感性直觉到理性分析的跨越,使边界结构既具有个体深度,又兼具社会可验证性。

(三)趣味的背反

康德的“二律背反”是从主体的人出发去探讨“宇宙”概念的。它指的是具有同等理由而能成立的相互对立的命题揭示了可以同时成立的两个相反命题之间的矛盾。“二律背反”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是理性的辩证法。由于判断力能够通过两种不同的准则来评判自然产品,所以产生了一种二律

背反的印象。康德指出,审美趣味本身存在内在背反,这是理解边界结构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趣味的背反表现在两种张力:一方面,审美判断是反思性的,依赖自由想象力与知性;另一方面,趣味似乎受制于某种普遍性或客观有效性,即其评价具有可交流性或规范性。康德称之为趣味的二律背反,强调审美判断既非完全主观,也无法完全客观,而是存在于两者的张力之中。这一背反在边界结构中体现为审美判断的局限性与创造性并存。趣味受限于个体经验和文化语境,无法形成普遍法则,但通过反思性判断,个体能够在交流中建立跨语境的理解框架,使审美价值在多样经验中部分共享。例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面对同一幅抽象绘画时,个人趣味差异显著,但反思性判断促使他们关注形式、节奏与情感表达,从而在差异基础上形成可沟通的审美共识。趣味背反强调了审美判断的生成性与教育意义。由于其不依赖既定规则,审美判断必须在自由反思中产生,这为艺术创新和审美多样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审美教育提升感性敏锐性、文化素养与技艺理解力,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在趣味张力中进行反思性判断,在自由创造与公共可交流性之间实现平衡。趣味的背反不仅揭示了审美判断的复杂性,也强化了边界结构的理论支撑,使其成为理解康德美学及现代认知美学的重要工具。

四、结语

围绕康德将审美经验与道德评估加以区分的理论立场,思想史上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争论。批评者普遍认为,康德的美学虽然成功捍卫了审美的自主性,但也可能导致审美经验的去政治化与去历史化。尼采的美学思想常被视为这一批评传统的重要代表。尼采拒绝将美理解为纯粹形式和谐的无功利愉悦,而是将其重构为一种生命意志的肯定,甚至是一种价值命令。在尼采看来,美是一种塑造人、召唤人、要求人超越自身的力量,这使审美重新获得强烈的伦理与存在论维度。围绕“审美理念”的讨论,构成当代康德研究中的重要分歧点。总体而言,对康德美学的批评与诠释并未削弱其理论影响,反而不断揭示其开放性与张力。正是在这些争论中,审美判断被不断重新理解为一种介于形式、价值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实践。通过跨文化阐释

重构传统文论的理论范式,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中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美学话语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推动中国美学理论在世界美学格局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程志民. 康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张志伟. 德国古典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6.

[3]叶朗. 审美文化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德)康德,宗白华. 判断力的批判(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童庆炳. 审美判断的结构问题[J]. 文艺研究,1998(5).

[6]李晓燕. 从康德的“二律背反”到黑格尔的对立面的统一[J]. 甘肃理论学刊,1997(6):21-24.

The Demarcation Structure of Aesthetic Reflective Judgment

CHEN Y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demarcation structure of reflective aesthetic judgment, as established by Kant in his *Critique of Judgment*, constitutes the core dimension of his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Rooted in the Enlightenment, this discourse seeks to endow aesthetic judgment with a claim to universality by analyzing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perceptual faculties, thereby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empirical presupposition regard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aste” as represented by Hume. This theoretical paradigm deconstructs the myth that aesthetic taste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private sphere, asserting that aesthetic judgment can achieve a certain “sensus communis” by virtue of the commonality of humanity’s a priori faculties. Kant maintains that the genesis of the limits of aesthetic reflection is, in fact, interwoven with the interaction among subjective interest,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mpetence in taste, revealing that aesthetic determination is a profound game between subjective sentiment and quasi-objective criteria. Within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in characterizing the beautiful is self-evident; although individual preference is subject to heterogeneous experience, it is necessarily governed by a normative, public standard of taste that transcends private opinion.

Key words: aesthetic reflective judgment; demarcation structure; the agreeable; the sublime; nature and freedom